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覽本

經部

禮記註疏卷三十七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注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音義徵張里反後放此比毗志反下文同見賢遍反聲相應故生變注

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

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春秋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

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音義

應應對之應篇內同彈徒丹反樂音

嶽又音洛變成方謂之音注方猶文章也比音而樂之及干

戚羽旄謂之樂注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羽翟羽

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周禮舞師樂師掌教舞有兵

舞有干舞有羽舞有旄舞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音

義

旄音毛盾本又作楯述先反又音先翟音狄籥羊灼反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樂本之文章句既多各

隨文解之名為樂本者樂以音聲為本音聲由人心而
生此章備論音聲起於人心故名樂本此樂本之中論

人心感於物而有聲聲相應而生變變成方而為之音
比音而為樂展轉相因之勢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者
言凡樂之音曲所起本由人心而生也人心之動物使
之然也者言音之所以起於人心者由人心動則音起
人心所以動者外物使之以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
者人心既感外物而動口以宣心其心形見於聲心若感
感死喪之物而興動於口則形見於歡樂之聲也聲相應故生
福慶而興動於口則形見於歡樂之聲也聲相應故生
變者既有哀樂之聲自然一高一下或清或濁而相應
不同故云生變變謂不恆一聲變動清濁也變成方謂
之音者方謂文章聲既變轉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謂之
音也音則今之歌曲也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旋謂之
樂者言以樂器次比音之歌曲而樂器播之并及干戚
羽旋鼓而舞之乃謂之樂也是樂之所起由人心而生
也注正義曰言聲者是宮商角徵羽也極濁者為宮極
清者為羽五聲以清濁相次云雜比曰音者謂宮商角

徵羽清濁相雜和比謂之音云單出曰聲者五聲之內
惟單有一聲無餘聲相雜是單出曰聲也然則初發口
單者謂之聲衆聲和合成章謂之音金石于戚羽旋謂
之樂則聲為初音為中樂為末也所以惟舉音者舉中
見上下矣彈其官則衆官應然不足樂者明直惟一聲
不足可為樂故須變之使雜也引易曰同聲相應同氣
相求者易文言文證同聲相應之義也同聲雖相應不
得為樂必有異聲相應乃得為樂耳引春秋傳以下者
證同聲不得為樂也案春秋昭二十年左傳齊景公曰
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同者若
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言琴瑟專
一惟有一聲不得成樂故也凡畫者青黃相雜分布得
成文章言音清濁上下分布次序得成音曲也似畫者
文章故云方猶文章也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者
武舞之樂執此盾與斧也云羽翟羽也旋旋牛尾也文
舞所執者言文舞執此羽旄也引舞師樂師者證有干

戚羽旋舞等案樂師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旋舞有
干舞有人舞也無兵舞但有干舞鄭司農彼注云干舞
者兵舞又舞師云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無干
舞但有兵舞鄭司農彼注干舞兵舞也此引樂師既謂
干舞引謂兵舞者兵舞非樂師之文但經云干戚用戚
則是大武大武兵舞此引樂師益以兵舞解經之干戚
也但此經干戚羽旋包舍文武之大武鄭引樂師小舞
明羽舞也引詩者證羽舞是翟舞也此詩邶風刺衛君
不用賢衛之賢者任於伶官
但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而已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
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
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

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注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噍踧也

嘽寬綽貌發猶揚也粗廉也音義

噍子遙反徐在堯反沈子遙反踧也謂急

也殺色界反徐所列反其樂音洛嘽昌善反寬緩也散思旦反粗采都反又才古反踧子六反綽處約反是

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

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注極至也

音義

道音導行下孟反

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注此其所謂

至也音義

治直吏反下文同

疏

正義曰此一節覆明上文感物而動之意結樂聲生起所由也

聲生起所由也

合音乃成樂是樂由此音而生故云音之所由生也其
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者欲將明樂隨人心見故更陳
此句也本猶初也物外境也言樂初所起在於人心之
感外境也是故其哀感在心故其聲嘒以殺者心既由於
外境而變故有此下六事之不同也嘒躡急而速殺也其
痛苦則其心哀哀感在心故其聲必躡急而速殺也其
樂心感者其聲嘒以緩者嘒寬也若外境所善心必歡
樂歡樂在心故聲必隨而寬緩也其喜心感者其聲發
以散者若外境會合其心心必喜悅喜悅在心故聲必
隨而發揚故散無輒礙但樂是長久之歡喜是一時之
悅遇有善事而心喜也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喜生於好
是喜與樂別也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者怒謂忽遇
惡事而心恚怒恚怒在心則其聲粗以猛厲也其敬心
感者其聲直以廉者直謂不邪也廉廉隅也若外境見
其尊高心中嚴敬嚴敬在心則其聲正直而有廉隅不
邪曲也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者和調也柔軟也若

外境親屬死亡心起愛情愛情在心則聲和柔也六者
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者結外感物也人生而靜天之
性也性本靜寂無此六事六事之生由應感外物而動
故云非性也所以知非性者今設取一人以此六事觸
之言此人必隨觸而動故知非本性也庾云隨其所感
而應之是知非性也此聲皆據人心感於物而口為聲
知是人聲也故鄭注云言人聲在所見皇氏云樂聲失
之矣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既六事隨見而動非關
其本性故先代聖人在上制於正禮正樂以防之不欲
以外境惡事感之故云先王慎所以感之者也故禮以
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者此四
事是防慎所感之具矣政法律也既防慎其感故用其
正禮教道其志用正樂諧和其聲用法律齊一其行用
刑辟防其凶姦則民不復流僻也禮樂刑政其極一也
者極至也用其四事齊之使同其一致不為非也賀云
雖有禮樂刑政之殊及其檢情歸正同至理極其道一

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者結四事之功也言民心所觸有前六事不同故聖人用後四者制之使俱得其也所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注

言八音和否隨政也玉藻曰御瞽幾聲之上下音義

治世

之音絕句安以樂音洛絕句雷讀上至安絕句樂音岳以樂二字為句其政和崔讀上句依雷下以樂其政和總為一句下亂世亡國各放此思息吏反又音筭否音不藻音早瞽音古幾居希反又音祈上下時掌反疏

正義曰上文云音從人心生乃成爲樂此一節明君上之樂隨人情而動若人情歡樂樂音亦歡樂若人情哀怨樂音亦哀怨凡音者生人心者也者言君上音樂生於下民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者言在下人心情感君政教善惡動於心中則上文感於物而後動是也既感物動故形見於口口出其聲則上文云故形於聲者是也聲成文謂之音者謂聲之清濁雜比成文謂之音則上文云變成方謂之音是也上文云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此云音不云樂者以下云治世之音亂世之音故云音而不言樂也必云音者樂以音爲本變動由於音也所以特言音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者是故謂情動於中而有音聲之異故言治平之世其樂音安靜而歡樂也治世之音民既安靜以樂而感其心故樂音亦安以樂由其政和美故也君政和美使人心安樂人心安樂故樂聲亦安以樂也亂世之音怨怒其政乖者亂世謂禍亂之世樂音怨恨而恚怒亂世

之時其民怨怒故樂聲亦怨怒流亡由其政乖僻故也
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者亡國謂將欲滅亡之國樂
音悲哀而愁思言亡國之時民心哀思故樂音亦哀思
由其人困苦故也前治世亂世皆云世亡國不云世者
以國將亡無復繼世也其治世亂世皆云政亡國不云
政者言國將滅亡無復有政故云其民困也聲音之道
與政通矣者若政和則聲音安樂若政
乖則聲音怨怒是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
怙懣之音矣注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清者

卑怙懣敝敗不和貌音義

怙徐昌廉反弊也懣昌制反又昌紙反敗也敝音弊

宮

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

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注君臣民事物其道亂

則其音應而亂荒猶散也陂傾也書曰王耄荒易曰無

平不陂音義

陂彼義反注同傾也匱其媿反乏疏正義也迭田節反散蘇旦反耄莫報反曰此

一節論五聲宮商角徵羽之殊所主之事上下不一得則樂聲和調失則國將滅亡也宮為君者宮則主君所以然者鄭注月令云宮屬土土居中央總四方君之象也又土爰稼穡猶君能滋生萬民也又五音以絲多聲重者為尊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故宮為君崔氏云五音之次以宮最濁首宮以下則稍清矣君臣民事物亦有尊卑故以次配之商為臣者商所以為臣者何以鄭注月令云商屬金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解者云宮八

十一絲商七十二絲次宮如臣之得次君之貴重也崔氏云商是金金以決斷為臣事君亦以義斷為賢矣角為民所以為民者鄭注月令云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解者云宮濁而羽清角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半清半濁故云以其清濁中也民比君臣為劣比事物為優故云角清濁中民之象矣崔氏云角屬春春時物生衆皆有區別亦象萬民衆多而有區別也徵為事所以為事者鄭注月令云徵屬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解者云羽最清徵次之故用五十四絲是徵清徵清所以為事之象也夫事是造為造為由民故先事後乃有物也是事勝於物而劣於民故次民居物之前所以徵為事之象也崔氏云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以徵配事也羽為物羽所以為物者鄭注月令云羽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解者云羽者最清用四十八絲而為物劣於事故處最末所以羽為物也崔氏云羽屬冬冬物聚則成財用冬則物皆藏聚與

財相類也五者不亂則無怙懣之音矣者怙傲也懣敗也傲敗謂不和之貌也若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所用不相壞亂則五聲之響無傲敗矣宮亂則荒其君驕者前明音聲與政通若五事皆正則音不傲敗是聲與政通故此以下明聲與政通也若五音之傲敗則政亂各有所由也荒猶散也若宮音之亂則其聲放散是知由其君驕溢故也崔氏云宮聲所以散者由君驕也若君驕則萬物荒散也商亂則破其官壞者破不平正也若商音之亂則其聲欹斜而不正也是知由其臣不治於官官壞故也崔氏云商聲所以傾邪者由臣官壞也官若壞則物皆傾邪也角亂則憂其民怨者若角音之亂則其聲憂愁是知由政虐其民怨故也崔氏云角聲所以亂者由民不安業有憂愁之心也民無自怨皆君上失政故下民生怨也徵亂則哀其事勤者若徵音之亂則其聲哀若是知由繇役不休其民事勤勞故也崔氏云徵所以亂者由民勤於事悲哀之所生羽亂則危

其財匱者匱乏也。若羽音之亂，則其聲傾危，是知由君賦重其民，貧乏故也。崔氏云：危者謂聲不安也。羽音所以不安者，由君亂於上，物散於下，故知財乏不能得安。故有匱乏也。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者，迭互也。陵越也。若五聲並和，則君臣上下不失。若五聲不和，則君臣上下互相陵越，所以為慢也。崔氏云：前是偏據一亂，以為義未足以為滅亡。今此以五者皆亂，故滅亡無日矣。滅者絕也，亡叛也，無日言無復一日也。若君臣互相陵慢，如此則國必叛滅，旦夕可俟，無復一日也。注正義曰：研引書者尚書呂刑之文也。王荋荒者謂穆王享國百年，荋荒也。引之者證經之荒字矣。易曰：無平不陂者，易泰卦九三爻辭。引之者證經之陂字矣。案樂緯動聲儀云：宮為君，君者當寬大容衆，故聲弘以舒，其和情以柔動。脾也，商為臣，臣者當以發明，君之號令其聲散以明。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角為民，民者當約儉不奢，借差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徵為事事者，君子

之功既當急就之其事當久流亡故其聲貶以疾其和平以功動心也羽為物物者不有委聚故其聲散以虛其和斷以散動腎也動聲儀又云若宮唱而商和是謂善太平之樂注云君臣相和又云角從宮是謂哀衰國之樂注云象人有怨訴又云羽從宮往而不反是謂悲亡國之樂也注云悲傷於財竭又云音相生者和注云彈羽角應彈宮徵應是其和樂以此言之相生應即為和不以相生應則為亂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注比猶同也音義

毗比

志反注同
又如字

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

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注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

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

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南誣罔也音義

濮音卜水名誣音無注同涓古

玄反為于偽反疏正義曰前經明五者皆亂驕慢滅亡下為作法度同此一節論亂世滅亡之樂比猶同也

鄭國之音好濫淫志衛國之樂促速煩志並是亂世之音也雖亂而未滅亡故云比於慢即同前謂之慢也桑

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者於濮水之上桑林之間所得之樂是亡國之音矣故云亡國之音其政散者謂君

之政教荒散也其民流者流謂流亡君既荒散民自流亡也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者君既失政在下則誣罔

於上行其私意違背公道不可禁止也注正義曰濮水

之上地有桑間者言濮水與桑間一處也云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以下皆史記樂書之文也言衛靈公

之時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之時聞鼓琴之聲

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聽而寫之明日即去乃
至晉國見平公平公享之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
之平公曰可即命師涓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而
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遂平公曰何師
曠曰昔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
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而聞之
是其事案異義云今論說鄭國之為俗有溱洧之水男
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
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許君謹案鄭詩二
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今案鄭詩說婦
人者唯九篇異義云十
九者誤也無十字矣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注倫猶類也

理分也音義

分扶問反

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

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為能知樂注禽獸知

此為聲耳不知其宮商之變也八音並作克諧曰樂音

義諧戶皆反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

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

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

也注幾近也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

之禮也音義治直吏反下民治行同義音譏一音巨依反注同是故樂之隆非

極音也食鄉饗之禮非致味也注隆猶盛也極窮也音義

食音嗣下
食饗同

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

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

矣注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絃練朱絃練則聲濁越

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

歎之耳大饗祫祭先王以腥魚為俎實不臠熟之大羹

肉清不調以鹽菜遺猶餘也音義

疏音疎下同倡昌詠反注同腥音星和胡

卧反底都禮反畫音獲祫音洽臠音而清去及反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

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

也注教之使知好惡也音義

好惡上呼報反下烏路反又並如字後好惡二字相

連者皆疏正義曰此一節明音樂之異音易識而樂難

放此知樂則近於禮又明禮樂隆極之旨先王

所以禮樂教人之意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言音從聲

生聲從心生故云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於倫理者也

倫類也理分也比音為樂有金石絲竹干戚羽旄樂得

則陰陽和樂失則羣物亂是樂能經通倫理也陰陽萬

物各有倫類分理者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

也者言禽獸知其聲不知五音之和變是聲易識而音

難知矣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者言衆庶知歌曲

之音而不知樂之大體是音猶易而樂極難也惟君子

為能知樂者君子謂大德聖人能知極樂之理故云為

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

治道備矣者音由聲生先審識其聲然後可以知音樂

由音生先審識其音然後知樂政由樂生先審識其樂

可以知政所以審樂知政者樂由音聲相生聲感善惡而起若能審樂則知善惡之理行善不行惡習是不習非知為政化民而治道脩矣者政善樂和音聲皆善人事皆無僻則治道脩具矣知樂則幾於禮矣者幾近也知樂則知政之得失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故云近於禮矣但禮包萬事萬事脩具始是禮極今知樂但知正君臣民事物而已於禮未極故云近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者言王者能使禮樂皆得其所謂之有德之君所以名為德者得禮樂之稱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者隆謂隆盛樂之隆盛本在移風易俗非崇重於鐘鼓之音故云非極音也案論語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是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者食饗謂宗廟祫祭此禮之隆重在於孝敬也非在於致其美味而已禮云食饗之禮則樂應云祭祀之樂互可知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者覆上樂之隆非極音也清廟之瑟謂歌清廟之詩所彈之瑟朱絃謂

練朱絲為絃練則聲濁也越謂瑟底孔也疏通之使聲
遲故云疏越絃聲既濁瑟音又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
之響以其質素初發首一倡之時而惟有三人歎之是
人不愛樂雖然有遺餘之音言以其貴在於德所以有
遺餘之音念之不忘也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
羹不和有遺味者矣者覆上食饗之禮非致味也大饗
謂禘祭尚玄酒在五齊之上而俎腥魚腥生也俎雖有
三牲而兼載腥魚也大羹謂肉清也不和謂不以鹽菜
和之此皆質素之食而大饗設之人所不欲也雖然有
遺餘之味矣以其有德質素其味可重人愛之不忘故
云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
目之欲也者以玄酒腥魚大羹是非極口腹也以朱絃
疏越是非極耳目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
也者言先王制禮樂不為口腹耳目而將以教民均平
好惡使好者行之惡者避之而反歸人道之正也注正
義曰以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既能知

樂則能正此五事五事之外則餘禮未能宏通故經云
近於禮未盡禮之用也朱絃練朱絃者案虞書傳云古
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絃此云朱絃者明練之
可知也云練則聲濁者不練則體勁而聲清練則絲熟
而絃濁云越瑟底孔也者案鄉飲酒禮二人皆左何瑟
後有跨越是越瑟底孔也故燕禮注云越瑟下孔也云
畫疏之使聲遲也者熊氏云瑟兩頭有孔畫疏之疏通
也使兩頭孔相連而通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遲故云
使聲遲也云三歎三人從歎之耳者三歎謂擊瑟贊歎
美者但有三人歎之耳言歎者少也云大饗禘祭先王
者案郊特牲郊血大饗腥此云腥魚故為宗廟禘祭也
云以腥魚為俎實者謂薦血腥之時以俎薦腥魚熊氏
云其牛羊之俎至薦熟之時皆烹之而熟薦腥魚則始
末不烹故云而俎腥魚也云大羹肉清者特牲云大羹
清此云不和故知不調以鹽菜釀羹則和之云遺猶餘
者也樂聲雖質人貴之不忘矣食味雖惡人念之不息

矣是有遺音遺味矣熊氏云聲有五聲但有三人歎之餘兩聲未歎是有遺音非其辭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注言性不

見物則無欲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注至來也知知

每物來則又有知也言見物多則欲益衆形猶見也音

義見賢遍反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注節法度也知猶欲也誘猶道也引也躬猶已也理猶

性也音義誘音酉道音導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

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

者也注窮人欲言無所不為於是悖逆詐偽之心有
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
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音義

悖布內反下同佚音逸強其良疏正義曰此一節
反脅許劫反知音智怯起劫反疏論人感物而動

物有好惡所感不同若其感物則天理滅為大亂之道
故下文明先王所以制禮樂而齊之人生而靜天之性
也者言人初生未有情欲是其靜稟於自然是天性也
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者其心本雖靜感於外物而心
遂動是性之所貪欲也自然謂之性貪欲謂之情是情性
別矣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者至猶來也言外物既
來知謂每一物來則心知之為每一物皆知是物至知
知也物至既衆會意者則愛好之不會意者則嫌惡之

是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者所好惡恣已之情是無節於內知謂欲也所欲之事道誘於外外見所欲心則從之是知誘於外也不能反躬天理滅矣者躬已也恣已情欲不能自反禁止理性也是天之所生本性滅絕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者物既衆多來感於人無有窮已也而人之好惡而無節者見物之來所好所惡無有法節也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者則是外物來至而人化遂於物物善則人善物惡則人惡是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者人既化物而遷之恣其情欲故滅其天生清靜之性而窮極人所貪嗜慾也知者詐愚謂欺詐愚人也勇者苦怯謂困苦怯者疾病不養謂心所嫌惡不取養也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者此並是人之嫌惡無所哀矜故老幼孤獨不得其所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注言為作法度以遏其

欲音義

通於葛反本亦作節

哀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

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

以正交接也注男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成人之禮射

鄉大射鄉飲酒也音義

哀七雷反樂音洛冠古亂反注同笄音鷄別彼列反下文注皆

同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

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正義曰此一節以下至樂云廣明禮樂相須之事是

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者度云人為猶為人而言

為人作法節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者射大射也

鄉鄉飲酒也食饗饗食賓客也凡此皆是正交接之節

不使相陵越也禮節民心者前經云禮樂人為之節故

此經明其所節之事禮有尊卑上下故裁節民心謂無不敬也樂和民聲者樂有宮商角徵羽及律呂所以調和民聲也政以行之者政謂禁令用禁令以行禮樂也刑以防之者若不行禮樂則以刑罰防止也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者若此四事通達流行而不悖逆則王道備具矣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注同謂協好

惡也異謂別貴賤也樂勝則流禮勝則離注流謂合行

不敬也離謂析居不和也音義勝治證反析思思反合情節貌者

禮樂之事也注欲其並行斌斌然音義飾音勅本亦作飭音式斌彼貧

反本又作彬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

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

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注等階級也音義

著張慮反肖音

笑

正義曰皇氏云從王道備矣以上為樂本從此以下為樂論今依用焉此十一篇之說事不分明鄭

目錄十一篇略有分別仔細不可悉知熊氏云十篇鄭

可具詳依別錄十一篇所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

今此樂記有魏文侯乃次賓牟賈師乙為末則是今之

樂記十一篇之次與別錄不同推此而言其樂本以下

亦雜亂故鄭畧有分別案熊氏此說不與皇氏同樂者

為同者此言樂論之事謂上下同聽莫不和說也禮者

為異者謂尊卑各別恭敬不等也此章凡有四段自此

至民治行矣為第一段論樂與禮同異將欲廣論先論

其異同也自樂由中出至天子如此則禮行矣為第二

段論樂與禮之功論同異既辨故次宜有功也自大樂

與天地同和至述作之謂也為第三段論樂與禮惟聖人能識既有其功故宜究識也自樂者天地之和至則

此所與民同也為第四段論樂與禮使上下和合是為

同也禮使父子殊別是為異同則相親無所間別故相

親也異則相敬有所殊別故相敬也樂勝則流禮勝則

離者此明雖有同異而又有相須也勝猶過也若樂過

和同而無禮則流慢無復尊卑之敬若禮過殊隔而無

和樂則親屬雜析無復骨肉之愛惟須禮樂兼有所以

為美故論語云禮之用和為貴是也合情飾貌者禮樂

之事也者合情謂樂也樂和其內是合情也飾貌謂禮

也禮以檢跡於外是飾貌也貌與心半二者無偏則是

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者義宜也等階級也

若行禮得其宜則貴賤各有階級矣樂文同則上下和

矣者文謂聲成文也若行樂文采諧同則上下各自和

好也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者謂所好得其善所惡得

其惡是好惡著則賢與不肖自然分別矣刑禁暴者謂

用刑罰禁止暴慢也爵舉賢者謂用爵以舉賢良也則政均矣者刑爵得所政教均平矣刑者則慎罰爵者以明德仁以愛之者謂王者用仁以愛民也義以正之者謂王者用義以正惡矣如此則民治行矣者言用仁用義則民行治也此經凡有五事各以矣結之從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是其一也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是其二也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是其三也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是其四也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是其五也

樂由中出注和在心也禮自外作注敬在貌也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注文猶動也大樂必易大禮必

簡注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音義

易以歧反注同

樂至則無怨

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注至猶達

也行也音義

爭爭鬪之爭

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

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

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注

賓協也試用也音義

長丁反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禮樂自內自外或易或簡天子行

之得所則樂達禮行樂由中出者謂樂從心起也禮自

外作者謂禮教在外貌也樂由中出故靜者行之在心

故靜也禮自外作故文者禮肅人貌貌在外故云動也

廣云樂成在中是和合反自然之靜禮節在貌之前動

合文理文猶動也大樂必易者朱弦而疏越是大禮

樂行於人由於和故無怨矣禮至則不爭者禮行於民
由於謙敬謙敬則不爭也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
也者民無怨爭則君上無為但揖讓垂拱而天下自治
其功由於禮樂故云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此下至樂
達矣偏舉樂之功前云樂至則無怨故致此以下之功
也暴民謂凶暴之民不作謂不動作也如此則樂達矣
者由樂和故至天子不怒以致前事是樂道達矣天子
如此則禮行矣者天子若能使海內如此則是禮道與
行矣樂云達禮云行者互文也禮云天子如此樂不云
天子者樂既云天子不怒故畧其文不復云天子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注言順天地之氣
與其數和故百物不失注不失其性節故祀天祭地注
成物有功報焉明則有禮樂注教人者幽則有鬼神注

助天地成物者也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
似五帝德說黃帝德曰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春秋傳
曰若教氏之鬼然則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知之精氣
謂之鬼音義教五羔反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賢知音智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
故明王以相沿也注沿猶因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

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沿或作緣

音義

沿悅專反
因也述也

故事與時並注為事在其時也禮器曰

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名與功偕注為
名在其功也偕猶俱也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
湯作大護武王作大武名因其得天下之功音義借古

詩反

俱也獲戶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禮樂與天地合德明王
故反下同用之相因不改功名顯著大樂與天地同
和者天地氣和而生萬物大樂之體順陰陽律呂生養
萬物是大樂與天地同和也大禮與天地同節者天地
之形各有高下大小為限節大禮辨尊卑貴賤與天地
相似是大禮與天地同節也和故百物不失者以大樂
與天地同和能生成百物故不失其性也節故祀天祭
地者以大禮與天地同節有尊卑上下報生成之功故
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者聖王既能使禮樂與天地同
和節又於顯明之處尊崇禮樂以教人幽則有鬼神者

幽冥之處尊敬鬼神以成物也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
同愛矣者聖人若能如此上事行禮樂得所以治天下
故四海之內合其敬愛以行禮得所故四海會合其敬
行樂得所故四海之內齊同其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
也者尊卑有別是殊事俱行於禮是合敬也樂者異文
合愛者也者宮商別調是異文無不歡愛是合愛也云
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者禮樂之狀質文雖異
樂情主和禮情主敬致治是同以其致治情同故明王
所以相因述也言前代後代同禮樂之情因時質文或
有損益故云以相沿也沿謂因而增改也故事與時並
者事謂聖人所為之事與所當時而並行若堯舜揖讓
之事與淳和之時而並行湯武干戈之事與澆薄之時
而並行此一句明禮也名與功偕者名謂樂名偕俱也
言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而俱作也若堯之大章
舜之大韶堯章明之功舜紹堯之德及禹湯等樂名皆
與功俱立也此一句明樂聖王雖同禮樂之情因而修

述但時與功不等故禮與樂亦殊注正義曰天地與陰陽生養為氣樂有六律六呂調和生養是順天地之氣解經同和也云與其數謂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川高下其數不同故云與其數解經同節也成物有功報焉者言天地春夏生物秋冬成物獨云成物者對則生成有異總而言之生亦成也故云成物有功下注云助天地成物是也引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者易上繫辭云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精氣謂七八游魂謂九六游魂謂之鬼物終所歸精氣謂之神物生所信也言木火之神生物東南金水之鬼終物西北二者之情其狀與春夏生物秋冬終物相似云五帝德說黃帝德曰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案大戴禮五帝德篇云宰我問孔子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利其德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云春秋傳曰若教氏之鬼引春秋者宣四年

左傳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初生令尹子文請殺之其
父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感曰鬼猶求食若教氏之鬼
不其餒而云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者則黃帝是也言聖
人氣強能引生萬物故謂之神云賢知之精氣謂之鬼
者則若教氏是也氣劣於聖但歸終而已故謂之鬼熊
氏云繫辭鬼神者謂七八九六自然之鬼神又聖人賢
人鬼神與自然鬼神俱能助天地而成物故鄭總引之
也又鄭注祭法七祀謂鬼神司察小過引此幽則有鬼
神然則有天地自然之鬼神有聖人賢人之鬼神有七
祀之鬼神崔氏云明人君及臣生則有禮樂化民死則
為鬼神以成物此惟據聖人賢人之鬼神也與鄭引易
繫辭不合其義非也沿猶因述也者五帝三王同用禮
樂是因也就而損益是述也故引論語損益之事
以解之損益者則下文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是也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

樂之文也簋簠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

還裼龍衮禮之文也注綴謂鄮舞者之位也非其外營域

也音義

仲音申綴丁劣反徐丁衛反下綴遠綴短皆同簋簠上音甫下居消反並祭器名上下時掌反

還音旋裼思歷反襲音習鄮作管反後同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

文者能述注述謂訓其義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疏

正義曰此一節申明禮樂器之與文並述作之體綴非舒疾者

綴謂舞者行位相連綴也非謂位外之營非也周還裼襲者周謂行禮周曲迴旋也裼謂袒上衣而露裼也襲謂掩上衣也禮盛者尚質故襲不盛者尚文故裼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者下文云窮本知變樂之情若能窮

盡其本識其變通是知樂之情也下文云著誠去偽禮之經也若能顯著誠信棄去浮偽是知禮之情也凡制作者量事制宜既能窮本知變又能著誠去偽所以能制作者也識禮樂之文者能述者文謂上經云屈伸俯仰升降上下是也述謂訓說義理既知文章升降辨定是非故能訓說禮樂義理不能制作禮樂也作者之謂聖者通達物理故作者之謂聖則堯舜禹湯是也述者之謂明明者辨說是非故修述者之謂明則子游子夏是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注化猶生也別謂形體異也樂由天作禮以地制注言法天地也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注過猶誤

也暴夫文武之意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疏曰此

正義

一節申明禮樂從天地而來王者必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樂者調暢陰陽是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禮明貴賤是天地之序也樂由天作者樂生於陽是法天而作也禮以地制者禮生於陰是法地而制言法天地也過制則亂者過謂誤也惟聖人識合天地者則制作禮樂不誤若非聖識則必誤誤制禮則尊卑混亂也猶地體誤則亂於高下也過作則暴者謂違暴失所若過誤作樂則樂體違暴失文武之意謂文樂武樂雜也亂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注倫猶類也

患害也官猶事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

制也注質猶本也音義

邪字又作斜同似嗟反

若夫禮樂之施於

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

與民同也注言情官質制先王所專也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禮樂文

質不同事為有異論倫無患者樂主

和同論說等倫無相毀害是樂之情也言樂之本情欲使倫等和同無相

損害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者官猶事也賀瑒云八音克諧使物歡欣此樂之事迹也在心則倫類無害故為

樂情在貌則欣喜歡愛故為樂事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者謂內心中正無有邪僻是禮之本質也莊敬恭順

禮之制也者外貌莊敬謙恭謹慎是禮之節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者此明樂也用於宗廟社

稷事乎山川鬼神者此明禮也若通而言之則禮樂相將矣則此所與民同也者言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

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等與民共同有也前經論樂之情樂之官禮之質禮之制是先王所專有也言先王獨能專此四事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注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明堂位說周公曰治天下六年朝諸

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音義王如字徐于況反治定直吏反注治定治主下治辯同

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注辯徧也音義辯本

又作辨舊音遍案廣雅辨徧也薄莧反徧音遍干戚之舞非備樂也注樂以文

德為脩若咸池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

美矣未盡善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注達具也郊特牲

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

也音義

亨沈普衙反徐許
兩反爓在庶反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

世不相襲禮注言其有損益也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

注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侈禮人之所勤也害在倦略

音義

粗倉都反後皆同偏音篇
下同好呼報反侈苦瓜反

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

而不偏者其惟大聖乎注敦厚也音義

夫音扶下
皆做此

疏正

曰此章是樂記第三章名曰樂禮章也章中明王者為
治心制禮作樂故名樂禮章也案鄭目錄云第三是樂

施第四是樂言第五是樂禮今記者以樂禮為第三者
鄭目錄當是舊次未合之時此今所列或記家別起意
意趣不同故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者功成謂天
子功業既成治定謂民得王教尊卑位定也然功成治
定俱是一時但所斷義各有異也故分言耳功成作樂
者王者先王之功由民所樂故功成命而作樂以應民
所樂之心猶如民樂周有干戈而業成故周王成定制
干戈之樂也治定制禮者禮以體別為儀今治人得體
故制禮應之如周王太平乃制禮也而樂云作禮云制
者作是動用制是裁斷禮是形化故言制樂是氣化故
言作亦相互也白虎通云樂者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
也禮者陰也繫制於陽故云制也治定謂教民從化若
用質教民治定者則制禮省畧也若用文教民而治定
者則制禮繁多也其法雖殊若大判而論則五帝以上
尚樂三王之世貴禮故樂興五帝禮盛三王所以爾者
五帝之時尚德故義取於同和三王之代尚禮故義取

於儀別是以樂隨王者之功禮隨治世之教也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者辯偏也夫禮樂必由其功治功治有大小故禮樂亦應以廣狹也若以一代而言則武王功治尚小故禮樂未得備偏至周公功成治大故禮樂應之而備也若異代言之則堯舜功大治辯樂備禮具若湯武比於堯舜則功小治狹樂不備禮不具也樂備謂文德備具不備謂干戚之舞矣禮具則血腥而祭不具謂執亨而祀言禮樂之體皆以德為備具也干戚之舞非備樂也者言周樂干戚之舞非如舜時文德之備樂也執亨而祀非違禮也者言後世執亨牲體而祭祀非如五帝之時血腥之違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者沿因也五帝既先後殊時不相共同用一樂也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者三王前後異世不相共襲因一禮也若論禮樂之情則聖王同用也故前文云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是也此論禮樂之迹損益有殊隨時而改故云不相襲也樂極則憂者樂人之所好害在

淫侈若極而不止則必至憂感也禮粗則偏矣者偏謂
倦略禮者人之所勤言人不能勤行於禮好生懈倦則
致粗略偏謂不周備也及夫敦樂而無憂者敦厚也厚
重於樂知足則止而無至於憂也禮備而不偏者行禮
安靜委曲備具不至勤苦倦略能如此者其惟大聖乎
言大聖之人能行禮樂如此也注正義曰功成治定同
時耳者謂一時之事若周公攝政六年是也云功主於
王業者功謂王業之功樂者聖人所樂發揚己之功德
故云功成作樂云治主於教民者治定謂治人安定使
上下有序禮者主於施下明下之從順故治定制禮也
樂以至善也者鄭之此注據異代此經云千戚非備樂
明以文德為備故云若咸池者下文云咸池備矣是也
引論語舜以文德為備故云韶盡美矣謂樂音美也又
盡善也謂文德具也虞舜之時雜舞千羽於兩階而文
多於武也謂武盡美矣者大武之樂其體美矣下文說
大武之樂是也未盡善者文德猶少未致太平案禮運

云薦其血毛謂上古也腥其俎孰其翦謂中古也退而合亨謂三王也是上代質用血腥次代文用亨孰故引郊特牲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孰以結之是卑者燔孰尊者血腥尊者禮具卑者不具然三王之世禮文煩多五帝之時禮文簡略今以上世為具禮下世為不具禮者禮之所具在於德上代禮文雖畧德備也下代禮文雖煩德不具也故前文云大禮與天地同節故下篇云無體之禮是其具也樂人之所好害在淫侈者樂聲之作人聽而不厭是人之所好而不止放蕩奢佚故害在淫侈若朋淫於家俾晝作夜物極則反樂去憂來又煩手淫聲怡理心耳則哀痛生也云禮人之所勤也者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是所勤也勞而不堪有司跋倚是害在倦略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注禮為異也流而不

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注樂為同也春作夏長仁也秋

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注言樂法陽而生禮

法陰而成音義夏長上戶嫁反下丁丈反下注長養皆同近附近之近又其斲反下皆同樂

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注敦和樂

貴同也率循也從順也別宜禮尚異也居鬼謂居其所

為亦言循之也鬼神謂先聖先賢也音義惇音純本又作敦故

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注

官猶事也各得其事疏正義曰此一節申明禮樂配於天地若禮樂備具則天地之事

各得其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者以天高地下不同，故人倫尊卑有異，其間萬物各散殊塗。禮者別尊卑，定萬物，是禮之法。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言天地萬物流動不息，合會齊同而變化者也。樂者調和氣性，合德化育，是樂興也。樂主和同，故云興。禮主異，故云行。此樂興與禮行相對。樂云興，禮加制。字而云禮制行者，禮以裁制為義，故特加制。樂以興作為本，故不云制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者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仁近於樂也。義主斷割，禮為節限，故義近於禮也。樂者敦和，率循也。言樂之為體，敦重而同，因循聖人之神氣，而從於天也。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者，居謂居處也。言禮之為體，殊別萬物所宜居處，鬼之所為，而順地也。樂所以率神者，聖人之魂為神。樂者調和其氣，故云率神。禮所以居鬼者，賢人之魂為鬼。禮者裁制形體，故云居鬼。居者亦率循之義。變文爾禮樂明條，天地官矣。者官猶事也。言聖人能使禮樂

顯明脩具則天地之事各得其利矣注正義曰敦和樂
貴同也者謂敦重於和由其貴同故知敦則貴也和則
同也敦和與別宜相對者別宜謂分別其所宜明敦和
是敦重其所和也云別宜禮尚異也者樂言敦和樂貴
同也禮言別宜是禮尚異也云居鬼謂居其所為亦言
循之也者居鬼謂居處之所為居處則依循之義也故
云亦言循之也與率神不異故言亦云鬼神謂先聖先
賢也者鬼則先賢神則先聖聖人魂強能神通變化樂
者清虛無體亦能變化故云率神也賢人魂弱但歸處
居住有形上下之禮亦有體依循鬼之尊卑故云居鬼
也賀云以為居鬼者居其所為謂若五祀之神各主其
所造而受祭不得越其分是不變化也五祀之神造門
故祭於門造竈故祭於竈故云居義亦通也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

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注卑高謂山澤也
位矣尊卑之位象山澤也動靜陰陽用事小大萬物也
大者常存小者隨陰陽出入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者也
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也象光耀也形體貌也音義

卑如字又音婢下同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禮樂云廣明禮樂之
功包天地之德各隨文解之此天尊地卑

一經明禮為天地之別也卑高已陳貴賤位矣者卑謂
澤也高謂山也山澤列在天地之中故云已陳也貴賤
即公卿以下象山川而有貴賤之位也所以鄭云位矣
尊卑之位象山澤故鄭注周易云君臣尊卑之貴賤如

山澤之有高卑也動靜有常小大謂萬物也小謂草木春生也動散有常故云常也小大謂萬物也小謂草木春生秋殺及昆蟲夏生冬伏者大謂常存不隨四時變化不等故云殊也鄭注易云動靜雷風也而鄭此云陰陽用事者亦得會通也方以類聚者方謂走禽獸之屬各以類聚不相雜也物以羣分者物謂殖生若草木之屬各有區分自殊於藪澤者也鄭注易云類聚羣分謂水火也而此注云方謂行蟲物謂殖生者言二注不同各有以也類聚稱方者行蟲有性識道理故稱方也羣分稱物者謂殖生無心靈但一物而已故云物也則性命不同矣者性生也各有嗜好謂之為性也命者長短夭壽也行殖之物既稟大小之殊故性命夭壽不同萬物各有羣類區分性命之別故聖人因此制禮類族緣物各隨性命也在天成象者馬融王肅注易並云象者日月星辰鄭注易云成象日月星辰也注此云象光耀也在地成形者馬融注易云植物動物也王肅注易云

山川羣物也鄭注易云謂草木鳥獸也注此云形體貌也案此三者所注雖異其意皆同如此禮者天地之別也者合結禮也天地有別聖人制禮有殊別是從天地之分別也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注齊讀為躋躋非也摩猶迫也

蕩猶動也奮訊也百化百物化生也音義上齊時掌反齊注讀為躋

又作躋子兮反升也摩本又作磨末河反迫也蕩本或作盪同大儻反靈音廷又作提奮甫問反易作潤之煖徐許袁反沈況遠反迫疏正義曰地氣上升齊者齊升也音伯訊本又作迅音信謂地氣上升天天氣下降者

謂降下與地氣交合積氣從下升上樂象氣故先從地
始形以上為尊故先禮象形從天為初陰陽相摩者摩
謂切迫陰陽二氣相切迫天地相蕩者蕩動也言天地
之氣相感動鼓之以雷霆者雖以氣生而物未發故用
雷霆以鼓動之奮之以風雨者萬物得風雨奮迅而出
也動之以四時者言萬物生長隨四時而動也煖之以
日月者萬物之生必須日月煖煦之自鼓之以雷霆至
煖之以日月皆以天地相蕩之事細別言之耳而百化
興焉者百化百物也興生也百物化生由天地齊降以下
諸事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者此結樂也言作樂者法
象天地之和氣若作樂和則天地亦和前經云禮者天
地之別言制禮者法象之和也若制禮得所亦能使天地
別異此經樂者天地之和則是法天
地之和氣故云樂者天地之和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注辨別

也升成也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正義曰此一經明天地不時由
禮樂失所化不時者謂天地化養不得其時則不生物
也此明樂所以調和變化故也男女無辨則亂升者升
成也辨別也若男女雜亂無別則亂成也此明禮之所
以別男女故也天地之情也者樂以法天化得其時則
物主不得其時則物不生是天之情也禮以法地男女
有別則治興男女無別則亂成是地之情也皇氏云天
地無情以人
心而謂之耳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
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注極至也蟠猶委也高遠三辰也
深厚山川也言禮樂之道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則其間

無所不之音義

蟠步丹反或疏正義曰此一節盛說禮

也言禮樂上至乎天而蟠乎地者蟠委也言禮樂下委

於地禮法天地高下是禮至委於天地樂法地氣上升

天氣下降是樂至委於天地天高故言至地地故言委

行乎陰陽者禮法動靜有常樂法陰陽相摩是禮樂行

乎陰陽陰陽和四時玉燭應於禮樂是禮樂行乎陰陽

而通乎鬼神者禮樂用之以祭鬼神是通乎鬼神也窮

高極遠者窮盡也高遠謂天之三光三光應禮樂而明

是禮樂盡三光之道也而測深厚者測知也深厚謂地

之山川山川應禮樂而出瑞應是測深厚此經盛論禮

樂之大原雖取象於天地功德又能遍滿於天地之間

禮運云天降膏露是極乎天也地出醴泉是蟠乎地也

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是行乎陰陽也作樂一變以

至六變百神俱至是通乎鬼神也孝經緯云景星出是

窮高極遠也禮運云山出器車魚鼈不恣是測深厚也

言禮樂無所不至

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注著之言處也大始百物之始

主也音義

著直畧反處也注著之言同大音恭注同處昌呂反

著不息者天也著

不動者地也注著猶明白也息猶休止也易曰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注間謂百

物也故聖人曰禮樂云注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樂靜而

禮動其並用事則亦天地之間耳疏

正義曰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者言

樂象於天天為生物之始著猶處也是樂處大始禮法於地言禮以稟天氣以成於物故云禮居成物著與居

相對故注以著為處也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者著謂顯著言顯著明白運生不息者是天也案易乾象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顯著養物不移動者地也故坤卦象云安貞吉言樂法於天動而不息禮象於地靜而不動一動一靜天地之間也者動者或一物飛走蠢動感天之陽氣也靜者或一物安伏而止靜感地之陰氣也天地之間也者言此一動一靜在天地之間所有百物也動則周禮動物及雷風日月之屬是也靜則殖物山陵之屬是也故聖人曰禮樂云者云言也謂禮樂所言法天地也記者引聖人語證此一章也言聖人云此一章是禮樂法天地故言聖人曰禮樂云注正義曰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樂靜而禮動其並用事則亦天地之間耳釋禮樂所以亦是天地之間物義也若離而言之則樂靜禮動若禮樂合用事則同有動靜故知天地之間物有動靜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七

禮記注疏卷三十七考證

樂記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疏若外境親屬死亡心起愛情云云○臣召南拱疏非是若如所云經當言其哀心感者其聲和以柔矣愛心與哀心不同當與敬心相對

聲成文謂之音○毛詩大序箋云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疏云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製樂託樂

器以寓人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但樂曲既定規矩
先成後人作詩模準舊法此文若據樂初之時則人
能成文始入於樂若據制樂之後則人之作詩先須
成樂之文乃成為音又曰以聲變乃成音音和乃成
樂故別為三名對文則別散則可以通朱子曰成文
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疏數之節相應而和也

商為臣疏商所以為臣者何以鄭注月令云○按以下
角徵羽三段疏推之此文何以二字行文也

又疏鄭注月令云徵屬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按
徵清當作微清

物至知知○朱子曰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

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應鏞曰四海之

內恐在合字上則文理為順臣召南按如應說本文

當云四海之內句合父子之親句明長幼之序句以

敬天子句如此則禮行矣句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注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知

之精氣謂之鬼○ 臣召南 按以聖賢分鬼神此鄭注

之鑿且陋也鬼神是天地之功用陰陽往來無所不
包故與禮樂對言朱子曰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
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又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
亦止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也鄭專以人鬼言
何足與禮樂相對上文所謂天地同節天地同和者
又何說耶後文率神居鬼注亦誤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七考證

謹案卷三十六第五頁後一行疏學者初入學一
年刊本監本毛本一訛二據宋本改

第六頁前六行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諸本脫五
黨二字據周禮增

前七行疏六遂舉遂下遂字刊本訛序今改
後一行疏州黨之學諸本州訛周據宋本改

第七頁後二行音義稻山榎諸本榎訛榎九頁後
一行疏同並據爾雅改

第八頁前二行注官居官者也諸本脫上官字據
宋本增

第九頁前七行疏各自勸勵刊本各訛容始來入
學刊本始訛如今並改

第十頁後七行疏各與其友同居刊本同訛間據
監本改

第十一頁後二行疏然如此也諸本也訛者又言
安學業既深諸本學訛樂並據宋本改

第十三頁前二行疏不曉經義但呻吟長咏諸本
曉訛曉呻訛詐並據宋本改

前八行疏諸本複衍佛戾也教者五字據宋本刪
第十四頁前二行疏易說卦文也諸本文訛爻據

宋本改

後三行疏論教之得理諸本教訛發據宋本改

第十五頁後四行疏若情欲既發諸本若訛則據

宋本改

第十六頁前四行言格是堅彊刊本彊訛疆兩見
今並改

後四行疏猶曉也刊本曉訛曉下皆同又但廣開
道示開訛聞今改

第二十二頁前六行疏撞小則小鳴應之刊本撞
訛鐘今改

卷三十七第一頁後四行及干戚羽旄謂之樂諸
本旄訛毛疏同據宋本改

第二頁後四行疏易文言文證同聲相應之義也
諸本文證說又謂據宋本改

第四頁後六行疏是防慎所感之具矣諸本具說
是據宋本改

第七頁後六行疏若角音之亂諸本角說商據宋
本改

第九頁後四行疏今論說鄭國之為俗諸本今說
命據宋本改

第十頁後六行注大羹肉清刊本清訛清七行音義同今改

第十一頁前八行疏音由聲生刊本音訛言今改後四行疏言王者能使禮樂皆得其所刊本王訛正今改

第十二頁前三行疏覆上食饗之禮諸本缺食字覆字上行此字據宋本增刪

後八行疏故知不調刊本調訛謂今改

第十三頁後六行疏是天性也刊本性訛住今改
後七行疏是情性別矣諸本脫性字據宋本增

第十六頁後一行疏刑爵得所諸本爵訛罰據宋
本改

第十七頁前六行疏行之在心故靜也諸本在訛
好據宋本改

第二十一頁前二行疏所以能制作也諸本也訛
者據宋本改

第二十四頁前八行疏隨時而改故云不相襲也
諸本脫故字據宋本增

後六行疏若咸池者刊本池訛也今改

後八行疏其體美矣諸本其訛比據宋本改

第二十五頁前二行疏然三王之世刊本三訛先
今改

第二十七頁前三行注小大萬物也諸本小大訛
大小據宋本改

前四行注隨陰陽出入諸本脫陰字據宋本增

第二十八頁後一行疏從下升上刊本上訛在今

改

後五行疏百物化生諸本脫化生二字據宋本增
第三十頁後四行疏動則周禮動物刊本上動字

訛物據毛本改

後七行疏則樂靜禮動刊本禮豐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錄監生臣徐繩玉

謄錄監生臣宋錯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三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三十八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樂記

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注

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也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

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也夔舜時典樂者也書曰夔

命女典樂音義

夔求龜反舜臣女音汝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樂記第四章名為樂施施者

用於天下此章中明樂施被之事也本是第二前既推
禮章為第三此為第四亦明禮樂既備後乃施布天下
也自此至知其行也此一節特明聖人制樂以賞諸侯
其功大者其樂備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者五
弦謂無文武二弦惟宮商等之五弦也南風詩名是孝
子之詩南風長養萬物而孝子歌之言已得父母生長
如萬物得南風生也舜有孝行故以此五弦之琴歌南
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也此詩今無故鄭注云其辭未
聞也案世本云神農作琴今云舜作者非謂舜始造也
正用此琴持歌南風始自舜耳或五弦始舜也夔始制
樂以賞諸侯者夔是舜典樂之官名夔欲天下同行舜
道故歌此南風以賞諸侯使海內同孝也然樂之始亦
不正在夔也正是夔始以此詩與諸侯注正義曰夔欲
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者舜既獨歌南風夔為典樂之
官欲令舜與天下諸侯共歌此南風之樂故制此南風
之樂以賞諸侯云其辭未聞也者此南風歌辭未得聞

也如鄭此言則非詩凱風之篇也熊氏以為凱風非矣
案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雜鄭云昔者舜彈五弦之琴
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
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夫其義也今案馬
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
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

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
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
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注民勞則德薄鄴相去遠舞

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鄴相去近舞人多也音義

行戶到反下同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德尊樂備舞具各隨文解之
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者綴謂鄴也遠是舞者

外營域行列之處若諸侯治理於民使民勞苦者由君
德薄賞之以樂舞人既少故其舞人相去行綴遠謂由
人少舞處寬也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者此諸侯治
理於民使逸樂由其君德盛故賞之以樂舞人多故去
行綴短也謂由人多舞處狹也舞處之綴一種但人多
則去之近人少則去之遠也注正義曰鄩謂鄩聚舞人
行位之處立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諡知其行也注諡
表鄩以識之

者行之迹也音義

行下孟疏正義曰此覆結上文觀其
反注同舞之遠近則知其德之薄

厚由舞所以表德也聞其諡知其行也者此一句以諡
比擬其舞也聞諡之善否知其行之所好惡由諡所以
迹行也

大章章之也注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或

作大卷咸池脩矣注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

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音

義

大咸如字一本作大卷并音權

韶繼也注舜樂名也韶之言紹也言

舜能繼紹堯之德周禮曰大韶音義

韶上遙反注同

夏大也注

禹樂名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周禮曰大夏殷周之樂

盡矣注言盡人事也周禮曰大濩大武音義

濩音護 疏 正義

曰此一節論六代之樂也大章章之也者章明也堯樂謂之大章者言堯之德章明於天下也咸池備矣者咸皆也池施也咸池黃帝之樂名言黃帝之德皆施被於天下無不周備是為備具矣韶繼也者韶舜樂名言舜

之道德能繼紹於堯也夏大也者夏禹樂名言禹能光大堯舜之德殷周之樂盡矣者殷樂謂湯之大濩也周樂謂周之大武也言於人事盡極矣但自夏以前皆以文德王有天下殷周二代惟以武功為民除殘伐暴民得以至生人事道理盡極矣注正義曰知大章堯樂者案樂緯及禮樂志云黃帝曰咸池堯作大章故知大章堯樂名也云周禮闕者言周禮無大章故云闕也此本云大章周禮曰大卷言此大章當周禮大卷也今知咸池是黃帝所作樂名者樂緯及禮樂志云黃帝曰咸池故知咸池是黃帝樂名云堯增修而用之者此黃帝所作咸池之樂至堯之時更增改修治而用之周禮大司樂謂之大咸咸池雖黃帝之樂若堯既增修而用之者則世本名咸池是也故此文次在大章之下矣又周禮云咸池以祭地黃帝之樂堯不增修者則別立其名則此大章是也其咸池雖黃帝之樂堯增修者至周謂之大咸其黃帝之樂堯不增修大章者至周謂之大卷於周

之世其黃帝樂堯不增修謂之大卷者更加以雲門之
號是雲門大卷一也熊氏云知大卷當大章者案周禮
云雲門大卷大章大卷在大咸之上此大章在咸池之上故
知大卷當大章知周別為黃帝樂名雲門者以此樂記
惟云咸池大章無雲門之名周禮雲門在六代樂之首
故知別為黃帝立雲門之名也知於大卷之上加雲門
者以黃帝之樂堯增修者既謂之咸池不增修者別名
大卷明周為黃帝於不增修之樂別更立名故知於大
卷之上別加雲門是雲門大卷一也故周禮雲門大卷
鄭注云黃帝曰雲門大卷言黃帝之德如雲之出民得
以有族類知黃帝之樂堯增修曰咸池者以禮樂志云
黃帝曰咸池今周禮大咸在雲門之下大韶之上當堯
之代故知堯增修曰咸池增修者以五帝殊時不相沿
樂故知堯增修也知樂有增修者禮樂志漢之文始舞
者韶舞高帝六年更云改名文始也漢之五行舞者本
周舞始皇二十六年更立五行舞是知有增修之法熊

氏又云案五行鈞命決云伏羲樂為立基神農樂為下
謀祝融樂為祝續案樂緯云黃帝曰咸池帝嚳曰六英
顓頊曰五莖堯作大章舜曰簫韶禹曰大夏商曰大濩
周曰大武象禮樂志云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與樂
緯不同其餘無異名曰六英者宋均注云為六合之英
華五龍為五莖者能為五行之道立根莖也案元命包
云舜之時民樂給堯業故云韶之言紹也案司樂注云
禹德能大中國此云大堯舜之德者以廣大中國則是
大堯舜德其義然也又案司樂注云湯德能使天下得
其所是其德也元命包曰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
故曰濩救也由救之故民得所義亦通也
大武武王樂也以武取定天下周公制焉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
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

注教謂樂也音義

餓居
祈反

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

善則行象德矣注以法治以樂為治之法行象德民之

行順君之德也音義

治直吏
反注同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樂之

功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者言先王作樂以
為治為法若樂善則治得其善若樂不善則治乖於法
則前文教不時則傷世事不節則無功是也善則行象
德矣者言人君為治得其所教化美善則下民之行法
象君之
德也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
也注以穀食豕曰豢為作也言豢豕作酒本以饗祀

養賢而小人飲之善音醜以致獄訟音義

養音惠養也食音嗣醜許具反

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

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注壹獻士飲酒之

禮百拜以喻多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

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注綴猶止也音義

綴知劣反

是故先王

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

分皆以禮終注大事謂死喪也音義

樂音洛下所樂哀樂康樂皆同分扶

問反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

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注著猶立也謂立司樂以

下使教國子音義

著知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言禮樂之慮反設不得其所則禍亂興故先

王節其禮樂以防淫亂也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亂而為也者

豢養也言養豕作酒本為行禮非以為禍亂而為也者

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者言由酒至酏鬪爭殺傷

而刑獄增益繁多則是酒之流害所以生此獄訟之禍

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者由其生禍故先王因此為飲

酒之禮也壹獻之禮賓主百拜者謂士之饗禮惟有壹

獻言所獻酒少也從初至末賓主相答而有百拜言拜

數多也是意在於敬不在酒也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

者謂饗禮也以其恭敬示飲而已故不得醉也樂者所

以象德也者謂君作樂以訓民使民法象其德也禮者

所以綴淫也者綴止也言人君制禮以教天下所以綴

止淫邪也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者言樂體者聖人心

所愛樂也。聖人貪愛此樂，以樂身，化民而可以善民心。者言用樂化民，調善民心，其感人深者，言樂本從民心而來，乃成於樂，故感動人深也。其移風易俗者，風謂水土之風氣，謂舒疾到柔，俗謂君上之情欲，謂好惡趣捨。用樂化之，故使惡風移，改弊俗，變易故先王著其教焉。者著立也，以其樂功如此，故先王立樂官以樂教化焉。注正義曰：凡饗禮，祭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竝依命數，其臣介則孤同，子男卿大夫略為一節。俱三獻，則天子諸侯之士同，壹獻。故昭六年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得貺，不過三獻。」是其事也。但春秋亂世之法，或有大夫五獻者，故昭元年鄭伯享趙孟，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是亂世之法也。或者鄭以公孤之禮，是壹獻，無百拜。今云百拜，故喻多者，案今鄉飲酒之禮，是壹獻，無百拜。今云百拜，故喻也多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注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音義

知音智應於軌反篇內同見賢遍反

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

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剗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注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簡節少易也

奮末動使四支也賁讀為憤憤怒氣充實也春秋傳曰

血氣狡憤肉肥也狄滌往來疾貌也濫僭差也此皆民

心無常之傲也肉或為潤音義

嗛子遙反殺色界反又色例反思息吏反又音

斯嘽昌善反諧戶皆反慢本又作漫莫諫反易以豉反

注同粗七叔反賁依注讀為憤扶粉反勁吉正反裕羊

樹反肉而救反肥也注同好呼報反辟匹亦反邪似嗟

反後皆同狄他歷反注同滌大歷反注同濫力暫反札

則八反賁讀音奔又補義反狡本又作疏正義曰皇氏

交古卯反又音郊僭子念反做戶教反以為自此以

下至君子賤之也是樂言之科各隨文解之此一節民

有血氣以下至淫亂以上論人心皆不同隨樂而變夫

樂聲善惡本由民心而生所感善事則善聲應所感惡

事則惡聲起樂之善惡初則從民心而興後乃合成為

樂聲善惡本由民心而生所感善事則善聲應所感惡

樂樂又下感於人善樂感人則人化之為善惡樂感入則人隨之為惡是樂出於人而還感人猶如雨出於山而還雨山火出於木而還燔木故此篇之首論人能興樂此章之意論樂能感人也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者人由血氣而有心知故血氣心知連言之其性雖一开感不恒故云而無哀樂喜怒之常也應感起物而動者言內心應感起於外物謂物來感已心遂應之念慮與動故云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者術謂所由道路也形見也以其感物所動故然後心之所由道路而形見焉心術見者即下文是也是故志微嗶殺之音作而民思憂者志微謂人君志意微細嗶殺謂樂聲嗶殺殺小如此音作而民感之則悲思憂愁也嗶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者嗶寬也諧和也慢疏也繁多也簡節易少也康安也言君若道德嗶和疏易則樂音多文采而節奏簡畧則下民所以安樂也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者粗厲謂人君性氣粗疏

威厲猛起謂武猛發起奮末謂奮動手足廣賁謂樂聲
廣大憤氣充滿如此音作而民感之則性氣剴毅也
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者君若廉直勁正則樂
音矜莊嚴栗而誠信故民應之而肅敬也寬裕肉好順
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者肉謂厚重者也君上如寬
裕厚重則樂音順序而和諧動作故民皆應之而慈愛
也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者流辟謂君
志流移不靜邪散謂違辟不正放邪散狄成滌濫皆
謂往來疾速謂樂之曲折疾速而成疾速而止得濫止
謂樂聲急速如此音作民感之淫亂也此六事所云音
者皆據君德及樂音相雜也君德好而樂音亦好君德
惡而樂音亦惡皆上句論君德下句論樂音其意易盡
者則一句四字以結之志微嘒殺是也其狀難盡者則
兩句八字以結之嘒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類是也意稍
可盡者或六字以結之廉直勁正莊誠是也注正義曰
云志微意細也者謂君德也言君意苛細樂聲亦苛細

也故鄭引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聽鄭風云其細已甚
是聽鄭風而知君德苛細也云簡節少易也者謂樂聲
曲折雖繁多其節簡少謂緩歌而疏節也云奮末動使
四支也者以身為本以手足為末故云動使四支云貢
讀為憤憤怒氣充實也者以經之貢字於易卦貢為飾
貢又為大皆非猛厲之類故讀為憤引春秋傳以證之
案僖十五年左傳稱晉侯欲乘鄭之小駟慶鄭諫云小
駟鄭之所入也言馬之血氣狡作憤怒也云肉肥也者
言人肉多則體肥以喻人之性行敦重也云狄滌往來
疾貌也者詩云跋跋周道字雖異與此狄同詩又云滌
滌山川皆物之形狀故云往來
疾貌謂樂之曲折音聲速疾也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
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容剝氣不怒柔氣

不懼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注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密之言閉也懼猶恐懼

也音義

稽古奚反道音尊行下孟反懼之涉反暢勅亮反恐曲勇反

然後立之學等

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注等差也各用其才之

差學之廣謂增習之省猶審也文采謂節奏合也繩猶

度也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

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音義

省西領反度大各反興道上許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
膺反下音導諷芳鳳反卷音權

序以象事行注律六律也周禮典同以六律六呂辨天

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小大謂高聲正聲之類也

終始謂始於宮終於羽宗廟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大蕤

為徵應鐘為羽以象事行宮為君商為臣音義

稱尺證反叱

志反大蕤音秦蕤七豆反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

故曰樂觀其深矣注謂同聽之莫不和敬莫不和順莫

不和親音義

長幼丁丈反下疏正義曰上經既明樂之同見賢遍反

正義曰上經既明樂之感人故此節明先王節

人情性使之和其律呂親疏有序男女不亂乃成為樂也本之情性者言自然所感謂之性因物念慮謂之情

言先王制樂本人情性稽之度數者稽之言考也既得
人情考之使合度數制之禮義者謂裁制人情以禮義
合生氣之和道達人情以五常之行者言聖人裁制人情使合生
氣之和道達人情以五常之行謂依金木水火土之性
也使之陽而不散者陽主發動失在流散先王教之感
陽氣者不使放散也陰而不容者密閉也陰主幽靜失
在閉塞先王節民情感陰氣者不有閉塞也則氣不怒
柔氣不懾者言先王節之使到氣者不至暴怒感柔氣
者不至恐懼也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者四暢謂陰
陽則柔也四者通暢交在身中而發見動作於身外也
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者言陰陽則柔各得其所是安
其位也不相侵犯是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者先王
欲稽之度數制之禮義非教不可故立之學等使依其
才藝等級而教學之廣其節奏者廣謂增習寬廣其樂
之節奏也省其文采者省謂省審也文采謂樂之宮商
相應若五色文采者其音曲文采也以繩德厚者繩度

也謂準度以道德仁厚也律小大之稱者律謂六律小
之與大以為樂器使音聲相稱也比終始之序者五聲
始於宮終於羽此五聲終始使有次序也以象事行者
謂使人法象五聲是事行也若宮象君商象臣角象民
徵象事羽象物是以象事行也皆形見於樂者以先王
制樂如此以化於民由樂聲調和故親疏之理見於樂
聲也樂聲有清濁高下故貴賤長幼見於樂也以樂聲
有陰陽律呂故男女之理見於樂也故曰樂觀其深矣
者皇氏云古語云樂觀其深言樂為道人觀之益大深
古語有此故記者引古語以結之注正義曰云生氣陰
陽氣也者下云陽而不散陰而不密故為陰陽云五常
五行也者此經有陰陽剛柔皆據天地之氣故以五常
為五行非父義母慈之德謂五常之行者若木性仁金
性義火性禮水性智土性信五常之行也經云立之學
等是學有等差隨才高下而為等云廣謂增習之者學
者習音樂使其廣大也云文采謂節奏合也者文謂宮

商相應若畫采成文即上文聲成文是也云繩猶度也繩是量度之物經云以繩德厚謂度量之以道德仁厚故鄭引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之等是也引周禮典同者證樂器用六律六呂也按典同云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鄭注云六律六呂布於四方陽聲屬天陰聲屬地故云天地四方陰陽之聲陰聲為六呂陽聲為六律云以為樂器小大者若黃鐘之律長九寸應鐘之律長四寸半強各自倍半為鐘是其小大也云謂高聲正聲之類也者案周禮典同云高聲磬鄭注云玄謂高鐘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上藏袞然正聲緩鄭云正謂上下直正則聲緩無所動下聲肆鄭云下謂鐘形大下下大也下則聲出去放肆波聲散鄭云波謂偏侈波則聲離散也險聲斂鄭云險謂偏弇也險則聲歛不越也達聲贏鄭云達謂其形微大也達則聲有餘微聲齟鄭云微謂其形微小齟聲小不成也回聲有

衍鄭云回謂形微圍也回則其聲淫衍無鴻殺也侈聲笮鄭云侈謂中央約也侈則聲迫笮出去疾也弁聲鬱鄭云弁謂中央寬也弁則聲鬱勃不出也薄聲甄鄭云甄猶掉也鐘微薄則聲掉厚聲石鄭云大厚則如石叩之無聲此等之聲皆鐘形不得其所此引之證大小稱者以作鐘之法須小大稱宜今鐘不得其所明其不稱也云宗廟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大蕤為徵應鍾為羽者大司樂文祫祭降神之樂也樂大司樂祭天祭地皆有降神獨引宗廟降神者以經云終始之序宗廟降神黃鐘為宮是律之最長者應鍾為羽是律之最短者故特引之證經之終始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

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注遂猶成也慝穢

也廣謂聲緩也狹謂聲急也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

使失其所音義

漱音樊慝吐得反注及下同易以豉反酒絲鮮反狹音洽注同和胡卧反穢字

又作濺紆廢反徐烏會反疏

正義曰此經論聖王作樂不得其所則滅和平之德故君子賤之土敝則草木

不長者土之勞敝故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者水之煩擾故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者陰陽之氣衰

亂故生物不得遂成世亂則禮慝而樂淫者慝惡也淫過也世道衰亂上下無序故禮慝男女無節故樂淫以

上三事皆喻禮慝樂淫也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者謂男女相愛涕泗滂沱是其哀也男女相說歌舞

於市井是不莊也俾晝作夜是其樂也終至滅亡是不
安也慢易以犯節流酒以忘本者朋淫於家是慢易以
犯禮節也淫酗肆虐是流酒以忘根本也廣則容奸者
廣謂節間疏緩言音聲寬緩多有姦淫之聲也狹則思
欲者狹謂聲急節間迫促樂聲急則動發人心思其情
欲而切急感條暢之氣而減和平之德者感謂感動也
條遠也暢舒也言淫聲感動於人損長遠舒暢之善氣
而毀滅平和之善德矣是以君子賤之也者賤謂棄而
不用也若師曠聞桑間濮
上之聲撫而止之是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
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
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注成象

者謂人樂習焉音義

信昌尚反又音唱下同分扶問反

是故君子反情

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

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

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注反猶本也術猶道也

音義

行下孟反惰徒卧反辟匹亦反知音智

疏

正義曰皇氏云自此以下至贈諸侯也為樂象之科

各隨文解之從此至以行其義明樂有姦聲正聲以類相感君子當去淫聲用正聲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者姦聲謂姦邪之聲感動於人逆氣謂違逆之氣即姦邪之氣也人既感姦邪之聲則有姦邪之氣來應也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者既感姦邪之聲心又感姦邪之氣二者相合而成象淫樂遂興若人耳初聽姦邪之

聲其姦邪未甚心又感姦邪之氣其亂乃成不可救止
紂作靡靡之樂是也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
而和樂興焉者正聲感動於人而順氣來應既聞順聲
又感順氣二者相合而成象則和樂興若周室太平頌
聲作也倡和有應者初有姦聲正聲感人是倡也後有
逆氣順氣是和也善倡則善和惡倡則惡和是倡和有
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者回謂乖違邪謂邪僻言乖違
邪僻及曲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限也言善歸善分
惡歸惡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者既善惡各歸
其分是萬物之情理各以類自相感動也是故君子反
情以和其志者反情謂反去淫溺之情理以調和其善
志也比類以成其行者比謂比擬善類以成己身之美
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謂不使姦聲亂色留停於耳
目令耳目不聰明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謂不使淫
樂慝禮而連接於心術謂心不存念也情慢邪僻之氣
不設於身體者以耳目心術所爲皆善則怠情邪僻之

氣無由來入也故邪辟之氣不施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者既邪辟不在於身耳目口鼻心知慮百事之體皆由順正由從也皆從和順以行其正直義理也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注奮猶動也動至德之光謂降天神出地祇假祖考著猶成也

音義

著張慮反假古迫反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

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

注清明謂人聲也廣大謂鐘鼓也周還謂舞者五色五

行也八風從律應節至也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

失正也清謂蕤賓至應鐘也濁謂黃鐘至中呂音義還音

旋注同迭大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結反中音仲

易俗天下皆寧注言樂用則正人理和陰陽也倫謂人

道也疏正義曰前經明君子去姦聲行正聲故此二節

明正聲之道論大樂之德可以移風易俗安天

下也發以聲音者謂其動發心志以聲音也而文以琴

瑟者謂文飾聲音以琴瑟也動以干戚者謂其振動形

體以干戚飾以羽旄者其裝飾樂具以羽旄也從以簫

管者謂其隨從諸樂以簫管奮至德之光者謂用上諸

樂奮動天地至極之德光明謂神明來降也動四氣之
和者謂感動四時之氣序之和平使陰陽順序也以著
萬物之理者樂既和平故能著成萬物之道理謂風雨
順寒暑時鬼神降其福萬物得其所也是故清明象天
者由樂體如此故人之歌曲清潔顯明以象於天也廣
大象地者謂鐘鼓鐸鐃寬廣大以象於地也終始象
四時者終於羽始於宮象四時之變化終而復始也周
還象風雨者言舞者周而迴還象風雨之迴復也五色
成文而不亂者五色五行之色也既有所象故應達天
地五行之色各依其行色成就文章而不錯亂崔氏云
五色者五行之音謂宮商角徵羽之聲和合成文不亂
也而云五色因五行之色別廣以明義也八風從律而
不姦者八風八方之風也律謂十二月之律也樂音象
八風其樂得其度故八風十二月律應八節而至不爲
姦慝也八風者白虎通云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
者生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四十五日

清明風至清明者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者大也言陽氣長養也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陰氣行也四十五日閭闔風至閭闔者咸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言陰陽未合化矣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莫也開陽氣也八節者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百度得數而有常者百度謂晝夜百刻昏明晝夜不失其正故度數有常也小大相成者賀瑒云五行宮商迭相用爲終始倡和清濁者謂十二月律先發聲者爲倡後應聲者爲和黃鐘至仲呂爲濁長者濁也蕤賓至應鐘爲清短者清也迭相爲經者十二月之律更相爲常即還相爲宮是樂之常也故樂行而倫清者倫類也以其正樂如上所爲故其樂施行而倫類清美矣人聽之則耳目清明血氣和平也樂法既善變移敝惡之風改革昏亂之俗人無惡事故天下皆寧矣注正義曰八音氣濁唯人聲清明故知清明謂人聲

也云廣大謂鐘鼓也者下云鐘聲鏗又云鼓鞀之聲鏗鏗之與謹皆廣大之意云五色五行也者五行之聲宮商角徵羽相應成文如青黃相雜故云五色也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注道謂仁義也

欲謂邪淫也疏

正義曰前經明正樂感人情此經明君子小人各有所樂故云樂者樂也故者

因上起下所以言故曰諸例皆然矣樂者樂也者謂所名樂者是人之所以歡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者道謂仁義欲爲邪淫君子所歡樂在於得仁義之道得其道則歡樂也小人所歡樂在於邪淫得邪淫則歡樂也若君子在上以仁義之道制邪淫之欲則意得歡樂而不有昏亂也若小人在上以邪淫之欲忘仁義

之道則志意迷惑
而不得歡樂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
方可以觀德矣注方猶道也音義鄉許亮反德者性之端也

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
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
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
不可以爲僞注三者本志也聲也容也言無此本於內

則不能爲樂也音義

詩言其志一本
無言字詠音咏疏正義曰前文明
君子小人歡樂

不同此明君子敦行善樂也反情以和其志者反已淫
欲之情以諧和德義之志也廣樂以成其教者謂寬廣
樂之義理以成就其政教之事也樂行而民鄉方者君
既如此正樂興行方猶道也而民歸鄉仁義之道也可
以觀德矣者人君既如此是樂可以觀其德行矣德者
性之端也者言德行者是性之端正也樂者德之華也
者德在於內樂在於外樂所以發揚其德故樂爲德之
光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者樂爲德華非器無以成
樂故金石絲竹爲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者欲見樂之
爲體有此三事詩謂言詞也志在內故以言詞說其志
也歌詠其聲也者歌謂音曲所以歌詠其言詞之聲也
舞動其容也者哀樂在內必形見於外故以其舞振動
其容也此云詩言其志則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歌
詠其聲則詩序云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歎之不足故
詠歌之是也舞動其容則詩序云詠歌之不足則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

者三者謂志也聲也容也容從聲生聲從志起志從心發三者相因元本從心而來故云本於心先心而後志先志而後聲先聲而後舞聲須合於宮商舞須應於節奏乃成於樂是故然後樂器從之也是故情深而文明者志起於內思慮深遠是情深也言之於外情由言顯是文明也氣盛而化神者志意蘊積在中故氣盛內志既盛則外感動於物故變化通神也氣盛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也而化神者謂動天地感鬼神經夫婦成孝敬是和順積於心中言詞聲音發見在外是英華發日久是和順積於心中言詞聲音發見在外是英華發於身外此據正樂也若其姦聲則悖逆積中淫聲發外也唯樂不可以爲僞者僞謂虛僞若善事積於中則善聲見於外若惡事積於中則惡聲見於外若心惡而望聲之善不可得也故云唯樂不可以爲僞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

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注文采樂之威儀也先鼓將奏樂先擊鼓以警戒衆也三步謂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其舞之漸也再始以著往武王除喪至盟津之上紂未可伐還歸二年乃遂伐之武舞再更始以明伐時再往也

復亂以飭歸謂鳴鏡而退明以整歸也奮疾謂舞者也

極幽謂歌者也音義

警音景見方賢通反下及注皆同著張慮反注同復音伏飭音勅上

同拔步葛反又皮八反獨樂皇音洛庚音嶽厭於艷疏

反好呼報反以聽過本或作以聖過如字鏡女交反

正義曰前經論志也聲也容也三者相將故此經廣明

舞之義理與聲音相續之事樂者心之動也者心動而

見聲聲成而為樂樂由心動而成故云樂者心之動也

聲者樂之象也者樂本無體由聲而見是聲為樂之形

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者聲無曲折則大質素故以

文采節奏而飾之使美故云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

動其本者則亦心之動也樂其象者則亦樂之象也然

後治其飾者則亦聲之飾也以此三者結上三事自此

以下記者引周之大武之樂以明此三者之義是故先

鼓以警戒者謂作武王伐紂大武之樂欲奏之時先擊

打其鼓聲以警戒於衆也。三步以見方者，謂欲舞之時必先行三步以見方，謂方將欲舞，積漸之意也。再始以著往者，謂作大武之樂，每曲一終而更發，始爲之。凡再更發，始以著明往伐紂之時，初發始爲曲，象十一年往觀兵於盟津也。再度發始爲曲，象十三年往伐紂也。復亂以飭歸者，亂治也。復謂舞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象武王伐紂既畢，整飭師旅而還歸也。奮疾而不拔者，拔疾也。謂舞者奮迅疾速而不至大疾也。故庾云：舞者雖貴於疾，亦不失節，謂不大疾也。極幽而不隱者，謂歌者坐歌不動，是極幽靜而聲發起是不隱也。獨樂其志不厭其道者，樂其志者多違道理，言武王今獨能樂其志，意不違厭其仁義之道理也。恆以道自將，備舉其道不私其欲者，武王既不違厭其道理，能備具舉行仁義之道，以利天下不私自恣已之情欲也。是故情見而義立者，情見謂武王伐紂之情見於樂也。義立謂伐紂之義而興立樂終而德尊者，謂觀武王伐紂樂終而知

武王道德尊盛也君子以好善者謂在位尊者既觀武王之樂德類如此故庶幾好行善道也小人以聽過者小人謂士庶之等既觀武王樂音以聽伏已之愆過也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者記者既引大武之樂利益如此是生養民人之道樂最爲大此特引武王樂者以武王之樂利益爲深餘樂莫能及故也但前文舞與聲心相應故引武王樂明心見於舞也注正義曰上文云省其文采謂節奏今此文文采謂樂威儀者以經云聲之飾故此以文采爲威儀也云武王除喪至盟津之上紂未可伐還歸二年乃遂伐之者並出今文泰誓鄭撮而用之非正文也云復亂以飭歸鳴鏡而退明以整歸也者經云復亂鄭云整歸則亂爲治也謂反復整治而還鳴鏡而退出大司馬職文也云奮疾謂舞者也者以奮迅速疾故爲舞者謂武舞者云極幽謂歌者也者以極幽與奮疾相對歌與舞相次以歌者不動經稱極幽故知是歌者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注言樂出而不反而禮有往

來也音義施始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

德禮報情反始也注自由也疏正義曰此明禮樂之別

者言作樂之時眾庶皆聽之而無反報之意但有恩施

而已故云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者禮尚往來受人

禮事必當報之也故曲禮云往而不來非禮故云禮也

言王者正樂歡樂其已之所由生似若武王民樂其武

德武王由武功而生王業即以武為樂名以受施處立

名無報反之義也而禮反其所自始者言王者制禮必

追反其所由始祖若周由后稷為始祖即追祭后稷報

其王業之由是禮有報也樂章德者覆說樂者施也言

樂但施恩而已不望其報是樂章明其盛德也禮報情

反始也者此覆說上禮者報也言行禮者他人有恩於已已則報其情但先祖既爲始於子孫子孫則反報其初始以人意言之則謂之報情以父祖子孫言之則謂之反始其實一也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

也注贈諸侯謂來朝將去報之以禮音義

旒本又作流音流緣悅絹

反朝直疏正義曰前經明樂者爲施禮者爲報此明禮遥反報之事諸侯守土奉其土地所有來朝天子

故天子以此等之物報之是禮報之事也不覆明樂施者以樂施之恩其事易知記者畧而不言也大輅者天子之車也者大輅謂金輅也據上公及同姓侯伯故下云龍旂九旒亦上公也若異姓則衆輅若四衛則革輅

蕃國則木輅受於天子總謂之大輅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者據上公言之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者寶龜之中並以青黑爲之緣從之以牛羊之羣者天子既與大輅龍旂及寶龜占兆又隨從以牛羊非一故稱羣將此以與諸侯故云則所以贈諸侯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注理猶事也樂統同禮辨異注統同同和合也辨異異尊

卑也禮樂之說管子人情矣注管猶包也疏

正義曰皇氏云自此

以下名爲樂情各隨文解之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樂出於心聽之則歡悅是情之不可變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禮見於貌行之則恭敬理事也言事之不可改易也樂出於心故云情禮在於貌故云理也變易

換文也樂統同者統領也言樂主相親是主領其同禮
辨異者辨別也禮殊別貴賤是分別其異也禮樂之說
管子人情矣者言禮樂所說義理包管於人情樂主和
同則遠近皆合禮主恭敬則貴賤有序人情所懷不過
於此是管
人情也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負天地
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
父子君臣之節注負猶依象也降下也興猶出也凝成

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領猶理治也音義

去起呂反負音負粗七奴

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更廣明禮樂之義言父子君臣之
節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者以樂本出於人心心哀

則哀心樂則樂是可以原窮極本也若心惡不可變惡
爲善是知變也則上文云唯樂不可以爲僞是也此言
窮人根本知內外改變唯樂能然故云樂之情也著誠
去僞禮之經也者誠謂誠信也僞謂虛詐也經常也言
顯著誠信退去詐僞是禮之常也若人內心虛詐則外
貌敦狠唯禮知之故云禮之經也禮樂負天地之情者
負猶依象也禮出於地尊卑有序是負依地之情也樂
出於天遠近和合是負依天之情也達神明之德者禮
樂出於人心與神明和會故云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
之神者興猶出也禮樂既與天地相合用之以祭故能
降出上下之神謂降上而出下也而疑是精粗之體者
凝猶成也是謂正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言禮樂之能
成就正其萬物大小之形體也領父子君臣之節者領
猶理治也言禮樂理治父子君臣之限節而樂主於和
聽之則上下相親又宮爲君商爲臣是樂能領父子君臣
子君臣也禮定貴賤長幼是禮能領父子君臣也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注言天地將爲之
昭焉明也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
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觫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
孕鬻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殯則樂之道歸焉耳注
訢讀爲熹熹猶蒸也氣曰煦體曰嫗屈生曰區無腮曰
觫昭曉也蟄蟲以發出爲曉更生曰蘇孕任也鬻生也

內敗曰殯殯裂也今齊人語有殯者音義

訢依注音熹許其反一讀

依字音欣煦許具反徐况甫反嫗於具反徐於甫反下
及注同區依注音句古候反徐丘于反一音烏候反萌

莫耕反奮方問反解古伯反藝直立反伏扶又反孚以
證反鬻音育生也徐又扶袁反胎他才反殯音獨鄭云
內敗曰殯案謂懷任不成也字林云胎敗卵力官反殯
呼闐反范音溢徐况逼反一音况狄反卯折不成曰殯
猶裂也蒸之膺反鯁息才反內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大
乃對反或作骨肉之肉者誤人舉用禮樂則天地
協和而生養萬物爲之昭著之事則下文天地訢合以
下是也但此經禮樂並論其天地訢合唯論樂之所感
不論禮之功用也記者主在於樂故特美樂功樂功既
爾禮亦同也天地訢合者訢猶熹也熹謂蒸動言樂感
動天地之氣是使二氣蒸動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
陽相得者言體謂之天地言氣謂之陰陽天地動作則
是陰陽相得也煦嫗覆育萬物者天以氣煦之地以形
嫗之是天煦覆而地嫗育故言煦嫗覆育萬物也然後
草木茂者草木據其成體故云茂區萌達者據其新生
故云達也羽翼奮者謂飛鳥之屬皆得奮動也角解生

者謂走獸之屬悉皆生養也。蟄蟲昭蘇者，昭曉也。蘇息也。言蟄伏之蟲皆得昭曉。蘇息也。羽者，嫗伏者，謂飛鳥之屬皆得體伏而生子也。毛者，孕鬻者，言走獸之屬以氣孕鬻而繁息也。胎生者不殯者，謂不有殯敗也。卵生者不殯者，言不有殯裂也。則樂之道歸焉耳者，言所以致此在上諸物各順其性，由此樂道使然，故云樂之道歸焉耳。謂歸功於樂也。樂道所以然者，樂之根本由人心而生。人心調和則樂音純善，協律呂之體，調陰陽之氣。二氣既調，故萬物得所也。注正義曰：訢，熹聲相近，故讀爲熹。熹，天地氣故云。熹猶蒸也。言天地氣之蒸動，猶若人之熹也。云氣曰煦者，謂天體無形而降其氣以養物，故云氣曰煦也。云體曰嫗者，言地體有形，故云體曰嫗也。此對文爾。其實地氣矣。云屈生曰區者，謂鉤曲而生。出菽豆是也。云無鰓曰貉者，鰓謂角外皮滑澤者。鹿角之屬是也。云蟄蟲以發出爲曉，更息曰蘇者，言蟄蟲之類皆埋藏其體，近於死，今復得活，似暗而遇曉死而

更息也言內敗曰殯者以經云胎生懷胎在內故云內敗曰殯也云殯裂也者卵體多裂又齊語稱裂爲殯故

以殯爲裂也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注言禮樂之本由人君也禮本著誠去

偽樂本窮本知變音義

鋪普胡反又音敷去起呂反

樂師辨乎聲詩

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注辨猶別也正也弦謂鼓琴瑟也後尸居

後贊禮儀此言知本者尊知末者卑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注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

才技也先謂位在上也後謂位在下也音義

上如字或時掌反行

下孟反注同技其綺反

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

有制於天下也注言尊卑備乃可制作以爲治法音義

治直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禮樂各有根本本貴而末賤

吏反君子能辨其本末可以有制於天下黃鐘大呂

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者此等之物唯是樂器播揚樂聲非樂之本故云樂之末節其本在於人君之德窮本知變是也故云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皇氏云揚舉也干揚舉干以舞也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

爲禮者禮之末節也者此等物所以飾禮故云禮之末節其本在於人君著誠去僞恭敬節儉以末節非貴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者此明知禮樂末者其位處卑即樂師以辨曉聲詩但知樂之末節故北面而鼓弦言其位處卑也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者宗謂宗人祝謂大祝但辨曉於宗廟詔相之禮故在尸後也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者商祝謂習商禮而爲祝者但辨曉死喪擯相之禮故後主人謂在主人之後言此宗祝商祝但知禮之末節故在尸與主人後言其位處卑賤也是故德成而上者則人君及主人之屬是也以道德成就故在上也藝成而下者言樂師商祝之等藝術成就而在下也行成而先者事成則德成矣言德在內而行在外也事成而後者事成則藝成矣在身謂之藝所爲謂之事是故至天下也者人有多少品類故先王因其先後使尊卑得分然後乃可制禮作樂爲法以班天下如周公六年乃制禮樂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
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
何也注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端玄衣

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有所合
之也明魏文侯問古樂今樂

之異并子夏之荅辨明古樂今樂之殊各隨文解之吾
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者文侯言身著端冕明其心
恭敬而聽古樂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心所愛樂不知
體倦也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者言古樂何以朴素之
如彼使人不貪至於卧也新樂之如此何也者新樂何
以婉美使人嗜愛志樂不知其倦也注正義曰云魏文
侯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者案春秋閔元年晉獻公滅
魏以魏賜畢萬案世本云萬生芑芑生季季生武仲州

州生莊子降降生獻子茶茶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多
生桓子駒駒生文侯斯是畢萬之後也云端玄衣也者
謂玄冕也凡冕服皆其制正幅袂
二尺二寸袪尺二寸故稱端也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
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
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注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姦聲
也會猶合也皆也言衆皆待擊鼓乃作周禮大師職曰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文

謂鼓也武謂金也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爲表
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爲相雅
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筩中有椎音義

夫音扶下同廣如字舊古曠反匏白

交反笙音生簧音黃拊音撫注同復音伏相息亮反注
同即拊也以韋爲之實之以糠王云輔相也徐思章反
訊音信大音泰播彼佐反棘音膚疏正義曰此一經明
糠音康漆音七筩音甬推直追反疏子夏對文侯古樂
之體也古樂謂古者先王正樂也進旅退旅者旅謂俱
齊言古樂進則俱齊退亦俱齊進退如一不參差也和
正以廣者樂音相和正以寬廣無姦聲也弦匏笙簧會
守拊鼓者言弦也匏也笙也簧也其器雖多必會合保
守待擊拊鼓然後作也故曰會守拊鼓始奏以文者文
謂鼓也言始奏樂之時先擊鼓前文云先鼓以警戒是

也復亂以武者武謂金鏡也言舞畢反覆亂理欲退之時擊金鏡而退故云復亂以武也治亂以相者相即拊也所以輔相於樂故謂拊爲相也亂理也言治理奏樂之時先擊相故云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者雅謂樂器名舞者迅疾奏此雅器以節之故云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者謂君子於此之時語說樂之義理也於是道古者言君子作樂之時亦謂說古樂之道理也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者言君子既聞古樂近修其身次及其家然後發動也注正義曰云旅猶俱也者旅衆也經云進旅退旅是衆俱進退故云俱也云和正以廣無姦聲也者謂邪淫要妙煩手淫聲曲折切急今經云和正以廣故云無姦聲也云言衆皆待擊鼓乃作者衆謂弦匏笙簧衆器皆待擊鼓乃始動作解經會守拊鼓言會守謂器之聲也以待擊鼓也經有拊及鼓鄭直云擊鼓乃作者拊即鼓之類言擊鼓必擊拊也引周禮大師職者證擊拊

也故大師職云大祭祀師替登歌謂大師領人登堂而唱歌也云令奏擊拊者謂大師令奏樂之時則先擊拊而合奏之也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棘者謂大祭祀堂下諸人吹管播揚樂器之聲大師令奏之時先擊棘而合奏言棘謂小鼓在大鼓之下引是大師登歌令奏之時親擊拊而以合下管令奏時親擊棘以奏之云文謂鼓也武謂金也者金屬西方可以爲兵刃故金爲武鼓主發動衆音無兵器之用故鼓爲文也云相即拊也者前文既云拊故知相即拊鄭必知相爲拊者案書傳云以韋爲鼓謂之搏拊白虎通引尚書大傳拊草著以糠鄭以此知也今書傳無著糠之文謂齊人以糠爲相故知糠爲相即拊也云雅亦器名也狀如漆篥中有椎者案周禮笙師職云掌春牘應雅鄭司農云雅狀如漆篥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鞞之有兩組疏畫並以漢時制度而知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八

禮記注疏卷三十八考證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注南風長養之風也以
言父母之長養也其辭未聞也○臣召南按鄭以意

說耳並無所據王肅引家語及尸子以難鄭是也孔
疏乃曲護鄭注何哉史記樂書曰南風之詩者生長
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歡心故
天下治則其說與尸子同矣

聞其諡知其行也疏知其行之所好惡○按所字衍

咸池備矣注疏熊氏又云五行鈎命決云伏羲樂爲立

基神農樂爲下謀祝融樂爲祝續云云○臣召南按

鈎命決孝經緯也周禮大司樂賈疏亦引此作孝經
緯云此文五行二字誤也又祝融樂爲祝續賈疏作
屬讀又疏引樂緯帝嚳曰六英顓頊曰五莖按顓頊
宜敘帝嚳之前此文誤倒

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注肉肥也○陳
澠曰考工記注云好璧孔也肉倍好曰璧好倍肉曰

瑗肉好均曰環如此則肉乃璧之肉地也此言肉好則以璧喻樂音之圓瑩通滑耳

臣召南

按此說可以

補注疏所不及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注清明謂人聲也廣大謂鐘

鼓也云云○

臣召南

按注分別人聲鐘鼓非也方慤

曰清明者樂之聲廣大者樂之體終始者樂之序周旋者樂之節其說較注爲勝

是故先鼓以警言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

歸注再始以著往武王除喪至盟津之上云云○陳
澥曰此章諸家皆以爲論大武之樂以明伐紂之事
且以再始爲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此誤久矣愚
謂此特通論樂與舞之理如此故曰生民之道樂莫
大焉豈可以生民之道莫大於戰伐哉臣召南
按陳說是玩上下文義與後文賓牟賈章無涉也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臣召南
按史記集

解引鄭注云揚鉞也似古本有此注又按疏引皇氏

云揚舉也干揚舉干以舞也則以揚作虛字但詩言
干戈戚揚揚戚皆斧之屬則解作舞器爲順干揚猶
言干戚弦者琴瑟歌者人聲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注疏季生武仲州生莊子降降生

獻子茶○臣召南按武仲州即左傳魏武子犂莊子

降即絳獻子茶即舒也古人字不同耳

會守拊鼓注帥瞽登歌令奏擊拊○帥舊本訛帥令舊

本訛合今改正

禮記注疏卷三十八考證